

留守儿童, 爱护远比捐赠重要

他们缺少的不是吃的穿的, 而是心理上的慰藉



为爱牵手 童心同愿

齐鲁晚报“为爱牵手 童心同愿”公益活动启动以来,不少留守儿童对本报表示,希望能在暑假看到自己的父母。目前,随着对留守儿童的重视,不少群体也都参与到留守儿童的关爱当中。但是留守儿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?有记者曾经记得这样一个场景,一个留守儿童,在照相机前,僵硬地笑着,捐赠的书包挂在他的小指头上,显得毫不在意。



在后枣村留守儿童活动站,支教老师正在上课。本报记者 甘倩茹 摄

本报记者 陈玮 范佳
实习生 李娜娜 孙悦

临过年突然“失踪” 原来独自躲在角落

在东平县子路村,放了暑假的14岁的李平玩起父母买给他的电脑、QQ、游戏、视频……李平的父母在天津打工,经营一家餐馆。在李平的印象中,父母都很忙,联系的方式只有简短的电话,如果听到学习成绩不好,李平在电话那头得到的,只有严厉的责备。

在父母看来,他们对李平是很好的。每月李平和爷爷奶奶都会收到父母寄来的几千块生活费,李平想要电脑、手机的愿望,也都能得到满足。

然而玩得多了,李平却经常觉得没意思。他在看到有关成长的视频时,常有难以言说的困惑,比如看见喜欢的女孩会自卑,看到打架赢了的女孩会崇拜。可是这种困惑,电脑、游戏甚至金钱,都无法给他解答,“觉得自己挺孤独的。”

“不少留守儿童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,因为父母在外打工,赚的相对来说比较多。”滕州市华晨育才小学服务留守儿童的社工屈云选说,“但是对于他们来说,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。”

他记得学校有一个留守儿童,父亲在外面打工,每月六七千块,甚至在村里的小区买了房子。临近过年,孩子突然失踪,找到他时,他正蹲在房子的角落里,一声不吭。屈云选与其他社工一起介入,只有当他的爸爸回来时,他才变得活泼起来,开始正常与别人交流。

在记者采访中,不少贫困户家庭的留守儿童的愿望,仍然是“需要人陪”。

对滕州市界河镇后枣村10岁的李秋运来说,家里有50寸的彩电,全村小伙伴都很羡慕,然而唯一的亲人父亲却长期不在家,李秋运经常独自在沙发上睡着了,电视一开一关。

比起经济上的补偿 心理上更需关爱

“比起经济上的补偿,他们的心理更需要得到关爱。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专业

副教授宋雁慧说,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少关爱,需要有人去替代“爸爸妈妈”的角色,弥补他们成长的缺陷。

“很多留守儿童靠爷爷奶奶照顾,这替代不了父母,爷爷奶奶更多的是喂养孩子,或者对孩子的行为肯定或否定,无法与孩子有效沟通和交流。”屈云选说。

目前,在政府层面上,不少村里都设立了留守儿童活动站,但有的只有书本和玩具等物品,还有几张桌子,可以让留守儿童写作业、学习。“对于关爱留守儿童,这是迈进了一步,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所,但是这样的功能是远远不够的。”宋雁慧说。目前物质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,看电视、阅读图书可以在自己家或同学家进行,“所以留守儿童活动站的功能应该进一步发生改变。”

宋雁慧说,凭借活动站,留守儿童需要有人对他们的心理进行介入,这就需要社会组织、志愿者和家人的加入,让他们得到关爱和帮助,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爱护的。

在章丘市白云湖镇石珩村留守儿童俱乐部,白云湖镇中学老师孙胜军在暑假又把村里的留守儿童聚在了一起,义务给他们讲授《弟子规》。

他已经坚持了三年,最初只是把孩子聚起来,跟他们一起做游戏,教他们做手工,看着他们与同龄人在一起玩。“很多孩子在一起,压抑的天性就会得到释放,他们之间也会互相说心里话。”孙胜军说。

而在留守儿童之家,屈云选也经常组织活动,活动中让孩子们有群体性,改变一些孩子孤僻的性格,同时了解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心理。在他看来,留守儿童活动站为留守儿童心理上的关爱提供了一个场所,这个场所不能仅仅是个“空壳”。

泰安市公益志愿者协会宁阳县分会会长王朋认为,这种关爱比物质对留守儿童的改变更大。他举了一个例子,有一位志愿者,不仅给孩子捐钱捐学习用品,而且坚持两年每周给孩子打电话,关心她的学习情况,聊聊家常。孩子放假了,这位志愿者还把孩子接到家里玩,给她买新衣服。

“一开始这个孩子学习并不好,而现在成为了班里第一名。

其实留守儿童更需要这样的关爱。”王朋说。

孙胜军觉得,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并不少,可并不是所有的都真正对留守儿童有用。“最常见的就是给留守儿童捐赠,其实他们有的真的是不需要。”孙胜军说,这也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反感。“在被捐赠物品时,很多家长很敏感,认为我们并不缺孩子的生活用品,为什么要给他们送这些东西。”孙胜军说。

走马灯式的关心 有时反而是种伤害

屈云选说,关注留守儿童的群体越来越多,“经常有团体过来看望留守儿童,做了一天的活动就走了。”屈云选记得有些群体来到留守儿童的学校进行活动,一天很热闹,一起做游戏联欢,最后拍完照片就走了。

“其实这样的活动,有时对于留守儿童同样会造成伤害。”屈云选说,孩子刚刚跟陌生人建立了联系,很快这种联系就没有了,有的孩子会比较难适应。

“因为得到留守儿童的信任是很困难的。”屈云选说,在接触留守儿童中,他会固定跟他们建立联系,有的要几个星期才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扉。

在记者采访中,大多数留守儿童低着头,只是应付着说话,很少与你侃侃而谈。“由于长期缺少关爱,他们的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,所以对陌生人会充满戒备心理。”屈云选说。

“所以在关爱留守儿童时,需要连续性和持续性。”宋雁慧说。

目前,不少活动站每个暑假都有支教老师对孩子辅导,虽然老师已经撤走了,北马套村11岁的李璐丽和李璐慧仍然很想念老师跟她们做游戏的情景。“老师说她明年不来了,以后见不到她了。”李璐慧收起了笑容,一下子低下头。

“我们撤走的时候,会对孩子进行离别情绪的辅导,尤其对留守儿童,这种情绪更需要顾及。”屈云选说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屈云选觉得,留守儿童的关爱比贫困儿童更加复杂,记者咨询多个公益组织,其中不少表示,由于人力有限,无法腾出更多精力花在留守儿童身上。

专家呼吁

不要给留守儿童 贴上各种标签

虽然关爱留守儿童需要持续性,但是宋雁慧担心,由于留守儿童大多在农村,爱心团体对他们往往不太了解,这使许多爱心行动的“专业性”难保证。

而在乡村,基层工作人员忙于行政事务,负责留守儿童活动站等工作的,有的是兼职,不少是村里或者学校的志愿者,孙胜军就是其中一个,说到对留守儿童的服务,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。

“原来十几个孩子,现在40多个,将近两个月的时间,基本一天都闲不下来。”孙胜军说,而且把留守儿童聚起来,同时还承担着一定的责任。

“最远的要走七八里地来上学,夏天雨水多,路不好走,学生在路上的安全让人特别担心。”孙胜军说,每次放了学,他都让学生回家后给他发一个信息,收到后才安心。有一次下大雨,有的学生忘了发,孙胜军就挨个打电话,确认每个学生的安全。

而这样的责任,也使得有些人在长期关爱留守儿童上产生了犹豫。“希望爱心组织能够加入进来,帮自己分担一些。”孙胜军说。

而屈云选所在的社工组织也频频换人,三年换了三个负责人。“有的考研,有的有了别的工作。”屈云选说,这都是很无奈的事情,社工行业缺少资金和人手,使得有些工作难以广泛开展。

目前,我省正在摸底留守儿童的数量,并建立档案,统一管理,未满16岁的孩子将不能单独居住。这意味着李秋运将改变独自居住的现状,这也让屈云选看到希望,通过出台相应政策,促进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更加专业化。“希望能把政策落实下来,给予留守儿童真正需要的东西。”

在屈云选看来,很多家长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叫做“留守儿童”,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。实际上,他们很多人为了孩子将来有更好的生活在拼命工作着。

“目前给留守儿童贴的标签太多了,很多人认为留守儿童就等同于问题少年,性格怪僻,其实并不是这样,在我们的学校,很多留守儿童仍然很活泼,学习成绩也很好,在生活中也非常懂事。”屈云选说,“不要太强调留守儿童的概念,这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。”



这个留守儿童活动站条件还是蛮不错的,却很少有孩子来。本报记者 陈玮 摄